

# 《法句[經]註釋》

Dhammapada-aṭṭhakathā

一、雙品

Yamakavagga

## 1. 護眼長老的故事（Cakkhupālattheravatthu）

*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,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,  
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, bhāsati vā karoti vā,  
tato naṃ dukkhamanveti, cakkamva vahato padam.*

“諸法意為先，意主意所生。  
若以染汙意，或語或行動，  
由此苦隨彼，如輪隨獸足。

“此開示是在何處說的呢？在舍維提城（Sāvattihī）。針對誰而說的？護眼長老（Cakkhupālatthera）。

據傳在舍維提城住著一位名叫多金（Mahāsuvanno）的家主，他是富貴之人，很多錢財，很富有，但沒有子嗣。一天，他在從浴場沐浴完回來的路上看到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，[心想]這樹上一定住有大威力的天神。於是他將樹下打掃乾淨，建了一個圍欄並鋪上沙子，還豎了一面旗幡。做了這些裝飾後合掌進行禮敬，說：“如果能獲得一個兒子或者女兒，我將會來向您做大敬奉。”許完願他就離開了。不久之後他妻子就懷孕了。妻子知道自己懷上以後就告訴了他，他照顧她養胎，十個月後她產下一個男孩。在命名的那天，由於這個小孩是這位財主自己通過為神樹提供保護以後獲得的，因此給他取名叫做“護者”（Pāla）。後來她又有了另一個兒子，就給他取名為“小護”（Cūlapāla），另一個則叫“大護”（Mahāpāla）。等他們成年以後就給他們成家了。後來他們的父母都過世了，所有的財產就由他們繼承了。

那時佛陀已轉動起了尊貴的法輪，次第遊化到了給孤獨長者（Anāthapiṇḍika）耗資五億四千萬所建造的祇園林大寺（Jetavana-mahāvihāra），為眾生建立了生天之道和解脫之道。如來在他父系親族和母系親族各八萬家庭所共同建立的榕樹大寺（Nigrodhamahāvihāra）度過了一個雨安居，在給孤獨長者所建的祇園林大寺度過了十九個雨安居，在維薩卡（Visākhā）耗資兩億七千萬所建造的東園（Pubbārāma）度過了六個雨安居。如來為了這兩家的大功德在舍維提城度過了二十五個雨安居。

大施主給孤獨長者和維薩卡每天兩次去侍奉佛陀，去的時候知道“年輕的[比丘]、沙瑪內拉們會看著我們的手”，因此從未空手而去。午前去時就會帶上各種主食和副食，午後則會帶上五種[七日]葯和八種果汁，並且在他們家恆常會準備兩千比丘僧團的座位，誰想要飲食藥物就會如他們所願地提供。

其中給孤獨長者從未問過佛陀任何問題。據說他[出於]“如來、嬌貴的佛陀、嬌貴的剎帝利，若想著‘這位家主對我助益良多’而對我說法，他會疲倦”，出於對導師強烈的敬愛他不曾提問。

導師在他坐著時[心想]：“這位富翁在不需要保護之處對我進行保護。我歷經四個不可數又十萬大劫，砍斷自己華飾的頭顱、挖出眼睛、挖出心臟以及施捨珍若生命般的妻兒而圓滿波羅蜜，就只是為了對他人開示佛法而圓滿的[這些波羅蜜]。他在不需要保護之處保護我。“於是[佛陀]就作了一場佛法開示。

那時舍維提城住了七千萬居民，他們當中有五千萬人聽了導師說法后成為了聖弟子，另外兩千萬人還是凡夫。其中的聖弟子只有兩項義務——飯前施予[鉢食]，飯後則手持香、花等，帶著衣服、藥物、果汁等前去聽法。一天，大護看到那些聖弟子們手裡拿著香和花前去寺院，[他問]：“這群人要去哪裡呢？”當聽說是去聽法后，他說：“我也要去。“去到後禮敬了導師，接著在人群的週邊坐下。

諸佛講法都是觀察了[聽眾的]皈依、持戒、出家等親依止（因緣）后根據其意樂開示佛法。那天佛陀觀察了大護的親依止後為他講述了次第論，即：佈施論，持戒論，生天論，諸欲的過患、卑劣、雜染，闡明出離的利益。家主大護聽了以後心想：“去往他世時，兒女、兄弟、財產都不會跟著去，連身體也不會跟自己一起走，住於在家對我有何益呢？我要出家！”

在開示結束時他來到導師處請求出家，導師問他：“你有沒有需要徵求其許可的親戚呢？”

“尊者，我還有什麼弟弟。”“那就去請求他的許可吧。”

他回答“好的”表示了同意。大護禮敬導師後回到家裡喚來弟弟，對他說：“弟弟，這個房子裡面的任何財物不管是活的還是沒有生命的，都歸你了，拿去吧。”

“那您要做什麼呢？”[弟弟]問。“我將去導師那裡出家。”

“您在說什麼？哥哥，母親去世時您就如同我的母親，父親去世時您就如同我的父親。你家裡有很多財產，你住在家裡就可以做功德啊，不要這樣做！”

“弟弟啊，聽了導師的開示後，我已不能再過在家生活了。初中後善、微妙闡釋三相<sup>5</sup>之法被導師所開示，在家人要將其圓滿是不可能的，弟弟啊，我要出家去。”

“哥哥啊，您現在還年輕，等老了再出家吧。”

弟弟啊，老人連自己的手腳都會不聽使喚，不受自己控制，更何況是親戚，我不會聽你的，我要圓滿沙門的行道。”

“年老體則衰，手腳不靈便；氣力已衰竭，焉能修習法。”

“我要出家去，弟弟。”大護不顧他弟弟的哭號，來到佛陀面前請求出家，獲得了出家與達上。在老師、戒師處住了五年，出雨安居自恣邀請<sup>6</sup>過後，他前去禮敬導師，說：“尊者，在此教法中有多少義務呢？”

“教理的義務和觀禪的義務，比丘只有這兩種義務。”

“尊者，什麼是教理的義務，什麼又是觀禪的義務呢？”

“根據自己的智慧學得一部、兩部尼柯耶或整個三藏佛語后，將其憶持、講述、教導，這就是教理的義務。生活簡樸並樂於居邊遠住處，於自身建立壞滅[想]，恆常修觀直達阿羅漢，這就是觀禪的義務。”

“尊者，我年老時才出家，要圓滿教理的義務是做不到了，但我要圓滿觀禪的義務，請教我一個禪修業處吧。”於是導師為他講述了直到阿羅漢的業處。

大護禮敬導師後，尋找同伴比丘，找到六十個同伴後就一起出發了。在走了一百二十由旬的路以後，他們來到一個邊遠的大村莊，然後他和同伴們就入村托鉢。

人們一看到這群具足行儀的比丘就心生淨信，敷設座位，請[他們]就座，供養了殊妙的食物，問道：“尊者，聖尊們要去哪裡？”

“[去]安樂之處，近事男們。”當他們這樣說時，這些賢智的人們就知道尊者們在尋找兩安居的住處。

他們說：「尊者們，如果聖尊們這三個月能住在這裡，我們將住立於皈依且獲得戒。」

比丘們也考慮到「我們如果依止這些家庭而住，將會出離諸有」，就同意了。

人們獲得他們的同意后就清理了寺院，建造並供養了夜間住處和日間住處，他們就固定在那個村子托鉢。當時一位醫生前來向他們邀請道：「尊者們，許多人的住處會有疾病發生，當發生時就請告訴我，我將會製藥。“在入兩安居那天，大護長老呼叫並詢問這些比丘：”賢友們，在這三個月期間你們將以幾種威儀度過呢？”

“尊者，四種。”

“賢友們，這樣合適嗎？不是應當不放逸嗎？我們從活著的佛陀面前獲得業處而來，通過放逸是不能取悅諸佛的，你們應以良善的心取悅他們。四惡趣如放逸者的家，願你們不放逸，賢友們！”

“尊者，那您將怎樣做呢？”

“我將以三種威儀度過，不躺臥，賢友們！”“善哉，尊者，願您不放逸。”

此後長老就再沒有躺臥，過了一個月，到了第二個月他得了眼疾。就像一個破裂的水罐漏水一樣，他的眼睛不停地淌下眼淚。他徹夜行沙門法，明相（天亮）出現時進入房間坐下。

比丘們在托鉢時來到長老處說：“尊者，托鉢時間到了。”

“賢友，那帶上袈裟和鉢吧。”令人拿取自己的衣鉢后，他出發了。

比丘們看到他眼睛裡流出眼淚就問：「這是怎麼啦，尊者？“”賢友們，我的眼睛被風所傷。”

“尊者，不是有位醫生邀請過我們嗎？我們去告訴他。“”好的，賢友們。”

他們就去通知了醫生。醫生熬好藥油讓人送了過去。長老就坐著將油從鼻子里灌進去，灌完後進入村子。醫生看到就問他：「尊者，聽說聖尊的眼睛被風所傷？”

“是的，近事男。”

“尊者，我熬好送去的油，您有沒有灌進鼻子呢？”“有的，近事男。”

“那現在怎麼樣了呢？”“還是那麼痛，近事男。”

醫生心想「我送去的油用一次就能夠痊癒，為什麼病沒有好呢？“他又問：”尊者，您是坐下灌的油，還是躺下灌的呢？”

長老沉默了，即便一次又一次被問及時，他也不說話。醫生心想“我要去寺院看看長老的住所”，[他對長老說]：“這樣的話，尊者，您請回吧。送走長老後，醫生去到寺院觀察長老的住所，只看到經行和坐的地方，沒有看到睡覺的地方。就詢問道：「尊者，您是坐著還是躺著灌的？“長老沒有說話。”尊者，不要這樣，只有身體健康才能修行沙門法，請躺下來灌吧！他一再地這樣請求。

“賢友，你先去吧，[找人]商量後，我將知道[該怎麼辦的]。”長老送走了醫生。

長老在那裡既沒有親戚，又沒有親人，他又能和誰商量呢？他就跟自己商量：“賢友護者啊，說說看，你是要顧及眼睛還是佛陀的教法呢？無始的輪迴中，你無數次瞎眼，而且數百千位佛陀已經過去了，你連他們中的一位佛陀都沒有親近過，現在[你已決意]在這三個月兩安居期間我將不躺臥。我將持續地精進三個月。'因此，就讓你的眼睛毀壞或破裂吧！請你僅受持佛陀的教法而不是眼睛。“他教誡自身，並誦出以下偈頌：

“且讓我眼睛衰弱，耳身衰弱亦復然；  
此身一切皆衰弱，護者何故汝放逸？  
且讓我眼睛老化，耳身老化亦復然；  
此身一切皆老化，護者何故汝放逸？  
且讓我眼睛毀壞，耳身毀壞亦復然；  
此身一切皆毀壞，護者何故汝放逸？”

如此以三首偈給予自己教誡后，長老就坐著灌完鼻入村托鉢去了。醫生看到他就問：「尊者，您灌鼻了嗎？」

“灌了，近事男。”

“怎麼樣了呢，尊者？”“依舊痛，近事男。”

“尊者，您是坐著還是躺著灌的呢？”長老沉默不語，即便被反覆問及時也什麼都沒說。於是醫生就對他說：“尊者，您不按照適當的方式做，從今以後請不要說'某某為我熬過油'，我也不會說'我為您熬過油'。”

長老被醫生放棄了，回到寺院后，[對自己說]：“沙門啊，即便你已經被醫生放棄了，也不要放棄威儀。”

“治療已拒絕，醫生亦放棄。

死亡成必然，護者，你何故放逸？”

長老用此偈教誡完自己後繼續修習沙門法。中夜結束時，他的視力和煩惱同時被摧毀了，成為了一名純觀阿羅漢，然後走進房間坐下。

當到了托鉢時間，比丘們前來叫他：「托鉢時間到了，尊者。“”時間[到了]，賢友們？”

“是的，尊者。”“那你們去吧！”

“那您呢，尊者？”

“賢友們，我的眼睛已經瞎了。”

看過他的眼睛後比丘們熱淚盈眶，“尊者，不用擔心，我們會照顧您的。“安慰完長老，他們做完應盡的大小義務後就入村托鉢去了。

人們沒有看到長老，就問：“尊者們，我們的聖尊在哪呢？”他們聽說事情經過後，讓人送去粥后，自己帶著鉢食去到長老那裡，禮敬後匍匐在長老足下哭泣，說：“長老，我們會照顧您的，不用擔心！”安慰完長老就離開了。

從此以後，他們就一直派人將粥飯送到寺院，長老則不斷教誡其他的六十位比丘。他們遵循他的教誡后，在雨安居結束，自恣日來臨時，全部證得了具四無礙解的阿羅漢。

出了雨安居，他們想去見導師，就跟長老說：“尊者，我們想去見導師。“長老聽了他們的話，心想：“我虛弱無力，途中有被非人佔據的森林，我若與他們一同前往，所有人都會疲憊，也將不能得到食物，我要讓這些人先走。“於是對他們說：“賢友們，你們先走吧。”“那尊者您呢？”

“我虛弱無力，並且途中有被非人佔據的森林，我要跟你們一起走的話，所有人都會疲勞，你們先走吧！”

“尊者，請不要這樣做，我們要跟您一起走。”

“賢友們，你們不要樂於如此[一起走]，這樣的話我就會不安樂的。此外，我弟弟看到你們后，將會問起，你們就把我眼睛瞎了的情況告訴他，他就會派人來到我這裡，我會跟他一起走，請以我的話禮敬十力（佛陀）和八十大長老。“說完後就送走了他們。

比丘們向長老請求原諒過失以後就入村了。人們看到他們，請他們坐下並供養食物後問：“諸位尊者，聖尊們看樣子是要走？”

“是的，近事男，我們想去見導師。”他們一再地哀求，當知道比丘們去意已決時，他們送了一段，哭泣一番，就回去了。

他們次第去到了祇園林，以長老的名義禮敬了導師和八十大長老。第二天，他們去往長老弟弟所住的街道托鉢。那位富翁（長老弟弟）認出了他們，請他們坐下，致以歡迎，問道：“尊者們，我的長老哥哥在哪裡呢？”當時，比丘們把那事情經過告訴了他。他聽了那件事後，在他們足下打著滾哭泣並詢問：“尊者們，現在該怎麼辦呢？”

“長老希望這邊能有人過去，當那個人抵達時，長老就會跟他一起回來。”

“好的，尊者，這是我外甥，叫做巴力達（Pālita），你們派他去吧。”“不能這樣派過去，路上有危險，應該讓他出家後再派過去。”

“那這樣做了後再派他去吧，尊者。”於是將巴力達剃度了，並花了半個月時間教他穿衣、持鉢等，然後告訴他道路就把他派去了。

巴力達次第來到了那個村莊，在村口看到一位老人，問道：“這個村子附近是否有任何森林道場呢？”

“有的，尊者。”

“誰住在那裡呢？”

“一位名叫護者的長老，尊者。”“請告訴我去的路吧。”

“您是誰呢，尊者？”“我是長老的外甥。”

老人就把他帶到了寺院。他禮敬了長老，履行半個月的大小義務，並妥善地照顧長老后，說：“尊者，我的富豪舅舅希望您回去，來，我們走吧。”

“那就拿上我的這根拐杖吧。”

他拿上拐杖和長老一起進入村中。人們請長老入座後問：「尊者，看樣子要走？」“是的，近事男，我要去禮敬導師。”他們用種種方法請求，未得[允諾]，就送長老走了一段路後悲泣而返。

沙馬內拉用拐杖的一頭帶長老前行，在途中一個森林裡，來到長老曾住過的一個叫做木鎮（*Katthanagara*）的村子。出了村子，森林裡一位採薪女唱著歌，在搬運木柴，沙馬內拉被她的歌聲吸引住了。沒有其他聲音能像女人的聲音一般能讓男人沉醉。世尊曾說：

“諸比丘，我不見其他一種聲音有如女人的聲音般能抓取一個男人的心。”  
（《增支部.1.2》）

沙馬內拉在那被聲音吸引住了，放下拐杖[對長老說]：“尊者，您先等一等，我有事情要做。”說完去到女人那裡，那女人看到他就不出聲了，接著他和她破了戒。長老心想：「剛才聽到一陣歌聲，而那女人的聲音停了，沙馬內拉也[去了]很久，想必他和她破戒了。」

沙馬內拉完事以後就走回來，對長老說：“我們走吧，尊者。”長老就問他：“你造惡了，沙馬內拉？”

他沉默不語，即便長老一再地追問，他也什麼都不說。長老就對他說：“像你這樣的惡人不要握著我的拐杖。”

沙馬內拉生起了恐懼，脫下袈裟換上俗家衣服，說：“尊者，我之前是沙馬內拉，然而現在是在家人了。並且我出家時不是因信而出家的，是害怕途中的危險而出家。來，我們走吧。”

長老回答：「賢友，無論在家惡人還是沙門惡人都是惡人，你身為沙門時連戒都不能圓滿，成為在家人後又怎會行善呢？像[你]這樣的惡人不要握著我的拐杖。」

“尊者，路上有非人的危險，您一個盲人且無人領路，怎麼能留在這裡呢？”

長老對他說：「賢友，你不用如此操心。不論我是躺在這裡死掉，還是來回打轉，我都不會和你一起走。“然後說出這些偈頌：

“嗚呼我眼盲，又至長險途，寧卧不前行，不與愚作伴；嗚呼我眼盲，又至長險途，寧死不前行，不與愚作伴。”

聽了那話後，巴力達生起了恐懼，[心想]：“我的確造了嚴重、粗暴、不當之業！”

“他舉起雙臂哭泣著跑入森林，就那樣離開了。”

帝釋王那六十由旬長、五十由旬寬、十五由旬高的月季色寶座，當他要坐下時會自動降低、當他起身時會自動升高的橙毯石座，因長老的戒德之力而發熱了。沙格

[心想]：“誰要將我從這裡趕下去呢？”然後用天眼觀察看到了長老。因此古代的[老師們]說：

“千眼之天王，天眼得淨化；  
斥惡之護者，活命遍清淨。  
千眼之天王，天眼得淨化；  
敬法之護者，樂教法而坐。”

當時天帝心想：「如果我不去到像這樣的斥責惡人、尊重教法的聖尊跟前，我的頭將會裂為七瓣，我要去到他跟前。“隨後——

千眼之天王，持天界輝煌，  
頃刻便來到，護眼之跟前。

抵達後在長老不遠處發出腳步聲。於是長老就問他：「這是誰？“”是我，尊者，一個旅行者。”

“你要去哪裡呢，近事男？”“舍維提城，尊者。”

“去吧，賢友。”

“尊者，聖尊又要去哪裡呢？”“我也要去那裡。”

“那我們一起走吧，尊者。”

“賢友，我虛弱無力，你與我一起走的話會耽誤的。”

“我沒有急事，我與聖尊一起走的話，十福業事會得其一，一起走吧，尊者。”

“這想必是位善士。”長老如此思惟後，就說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會[跟你]一起走的，握住拐杖的一端吧，近事男。”

帝釋王照做了，然後（用神通力）將路途縮短，在黃昏時分將[長老]帶到了祇園林。

長老聽到螺貝聲和鼓聲等，就問：「哪裡來的聲音？“”舍維提城，尊者。”

“我們以前來的時候要很久才到啊。”“尊者，我知道一條捷徑。”

此刻長老意識到：「這不是人類，想必是一位天神。

“千眼之天王，持天界輝煌，  
縮短彼路途，速達沙瓦提。

帝釋王將長老帶到[沙瓦提]後，又帶他到他弟弟專門為他建的茅廬里，請他在凳子上坐下後變化成他（長老弟弟）好朋友的樣子，前去對小護說：“小護兄弟！”

“怎麼啦，朋友？”

“長老來了，你知道嗎？”“我不知道，長老到了嗎？”

“是的，朋友。我剛去到寺院，看到長老坐在你令人建的茅廬中，然後就來了。

“說完就離開了。

小護去寺院後看到長老，在他的腳下打著滾哭泣，“尊者，我預見到這種情況，才不讓你出家……”，說完，使兩個小僕人成為自由民，然後讓他們在長老跟前出了家。

並安排道：「從村裡帶來粥飯等奉養長老吧！“沙瑪內拉們履行大小義務而侍奉著長老。

有一天，住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比丘[心想]“我們要看望導師”，他們來到祇園林，禮敬佛陀和八十大長老後，當在寺院裡漫步時，到達了護眼長老的住處，說“我們也看看此處吧”。就在傍晚時來到該處前面，當時起了大雨雲。“現在太晚了，又起了雨雲，我們還是[明天]。

上再去看吧！”於是他們就返回了。

初夜時分下起了雨，中夜就停了。長老是個精進的人，習慣於經行，因此後夜時分就下到經行道[經行]。當時很多小蟲從剛淋濕的地里鑽了出來，長老經行時踩死了很多。

侍者們並未在清晨就打掃長老的經行處。其他比丘說：「我們去看長老的住處吧。“他們來到長老經行處，看到很多昆蟲屍體，就問：”誰在這裡經行了？”

“是我們的戒師，尊者們。”

他們譏嫌道：「賢友們，看看沙門的行為吧，在有視力的時候躺下睡覺，什麼也不做，現在失去視力時[卻想]『我要經行』，殺死這麼多昆蟲，[雖然出於]『我要做有益的事』，[然而卻]做了無益[的事]。

於是，那些比丘前去稟報如來：“尊者，護眼長老出於‘我要經行而殺死了很多昆蟲。”

“你們看到他殺了嗎？”“沒有看到，尊者。”

“正如你們沒看到他[殺]，他也沒看到那些生命，諸比丘，漏盡者不會有殺生之心。”

“尊者，他有證得阿羅漢的親依止，為什麼會瞎呢？”

“是源於他自己所作的業，諸比丘。”

“那麼，尊者，他做了什麼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諸比丘，諦聽！”（然後佛陀說出了以下故事：）

曾經，咖西國王（Kāsi）在統治巴拉納西（Bārāṇasi）時，有位醫生行走於鄉村城鎮間行醫。看到一位視力衰弱的婦女，就問她：「你哪裡不舒服？」

“我眼睛看不見了。”“那我幫你製藥？”“做吧，先生。”

“你會給我什麼呢？”

“如果我的眼睛能復原，我和我的兒女就充當您的奴隸。”

他回答“好的”，配好了藥。只用了一次葯，她的眼睛就復原了。

她心想：「我承諾過『我會和兒女一起做他的奴僕』，但他不會善待我的，我要騙他。”

醫生前來問她：「賢妹，怎麼樣了？」

她答道：「以前我的眼睛只是略有疼痛，現在卻非常痛了。」

醫生心想：「此人欺騙了我，不想給任何[報酬]，我不要她給的報酬了。現在我要弄瞎她。“然後回家將此事告訴了妻子，他的妻子沒有說話。

他調配了一種葯，去到那婦人面前，[說]：“賢妹，把這個藥塗上吧。“讓她塗上藥。然後她的雙眼就像燈火熄滅般失明瞭。

那個醫生就是護眼。諸比丘！我兒子當時所造之業[從此]就跟隨其後。那惡業跟隨[愚人]就猶如車輪跟隨拉貨的公牛之足。

說完這個故事並指出關聯后，猶如[國王]在已敷上封泥的信箋上蓋上王印，法王（佛陀）說出此偈頌：

1.

*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,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, 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, bhāsati vā karoti vā, tato naṃ dukkhamanveti, cakkamva vahato padaṃ.*

諸法意為先，意主意所生；若以染汙意，或語或行動；由此苦隨彼，如輪隨獸足。

在此，“意”（*mano*）：[通常]是指欲界善心等類別的所有四地的心

（*catubhūmikacitta*）<sup>1</sup>。但在本句，“意”只被限定、指定、特指當時那個醫生生起的憂俱瞋恚相應心。

“為先”（*pubbaṅgamā*）：[諸法]具有以其（意）為主導[的性質]。

“諸法”（*dhammā*）：所謂法，以功德、教示、教理、非有情非生命而分為四種。

其中：

1) “[正]法和非法，二者果報異。非法導地獄，[正]法至善趣。”（《長老偈》304，《本生》1.15.386）這[里的「法」]名為功德法。

2) “諸比丘，我將向你們宣說初善……之法“（《中部》3.420），這[里的「法」]名為教示法。

3) “在此[教法中]，諸比丘，一些良家子學得法：經，應頌……”（《中部》1.239），這[里的「法」]名為教理之法。

4) “在彼時，有諸法，有諸蘊。”（《法集論》121）這[里的「法」]名為非有情之法，它也是非生命之法。

在這些[含義]中，此處是指非有情非生命之法。它從含義上是指三種非色蘊，即受蘊、想蘊和行蘊。這些（法）因「意為先導」，故名「意為先」（*manopubbaṅgamā*）。

不過，意與這些[蘊]同一所依，同一所緣，不先不后而於同一剎那一起生起，為何卻被稱為先導？[心]通過作為[令其他三名蘊]生起之緣[而成為其先導]。正如當很多人共同造劫掠村莊等的業時，當問及「誰是他們的領導者？“時，誰是他們的緣，依靠著誰，他們造的這個業，不管他是愚人或朋友，他都被稱為他們的領導者，應按這個方式來理解。如此，意作為彼等[諸蘊]生起的緣而為先導者，故名“意為先”。

---

<sup>1</sup> 四地心：欲界心、色界心、無色界心、出世間心。

它們（其餘心所）在心未生起時確實不能生起，然而即便一些心所沒有生起時，心也能生起。

通過如此主導[其餘名法]，意成為它們（其餘心所）的主導者，所以[諸法被稱為]“意為主”（*mano setṭho*）。就如同在眾賊等中，盜賊首領等作為統領者而為主導者，同樣，彼等[諸法]也是以心為統領，心即是最上的。

就如用木頭等做成的種種器具被稱為「木製品」等，同樣地，它們（諸法）由意引起也就名為「意所生」（*manomayā*）。

“染汙”（*paduṭṭhena*）：被外來的貪等過失（煩惱）所染汙。固有的心，就是有分心，它是無染汙的。就像清水被外來的青色等所染汙，而成為青色等種類的水，但[它]既不是新的水，也不是原先的清水；同樣的，它（意）雖然被外來的貪等過失所染汙，但[它]既不是新的心，也不是原先的有分心。因此世尊說：「諸比丘，此心明淨，它被外來的煩惱所染汙。」（《增支部》1.49）

如是，“若以染汙意，或語或行動”（*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, bhāsati vā karoti vā*）：當他說時只說四種語惡行，行動時只做三種身惡行，既不說也不做時，因被貪婪等所染汙之心而履踐三種意惡行。這樣，他的十不善業道<sup>2</sup>就盈滿了。

“由此苦隨彼”（*tato naṃ dukkhamanveti*）：由於[身口意]三惡行，苦跟隨著那個人。由於惡行的力量，身心果報之苦以基於身體及其餘（名蘊）的方式跟隨其自身，無論他前往四惡趣或人間。

如同什麼呢？“如輪隨獸足”（*cakkaṃva vahato padam*）：就像牛拉著輓，輪子跟隨套著輓的牛的腳。就如同牛拉著車一天、兩天、五天、十天、半個月乃至一個月，它也無法令輪子停止[跟隨]或者丟棄輪子。事實上，當它前進時，輓就從前面卡住脖子；當它後退，輪子就從後面撞到腿上的肉，通過這兩種方式折磨[牛]的輪子跟隨它的足。同樣，以染汙心盈滿三惡行而住的人，無論他到達地獄等任何地方，以惡行為根源的身心之苦都跟隨著。

在偈頌結束時，三萬比丘證得了具無礙解的阿羅漢。開示對到場的聽眾也是有益、有果報的。

護眼長老的故事[終]。

---

<sup>2</sup> 十不善業道是身三、口四、意三的十種惡業：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婪、嗔恚、邪見。